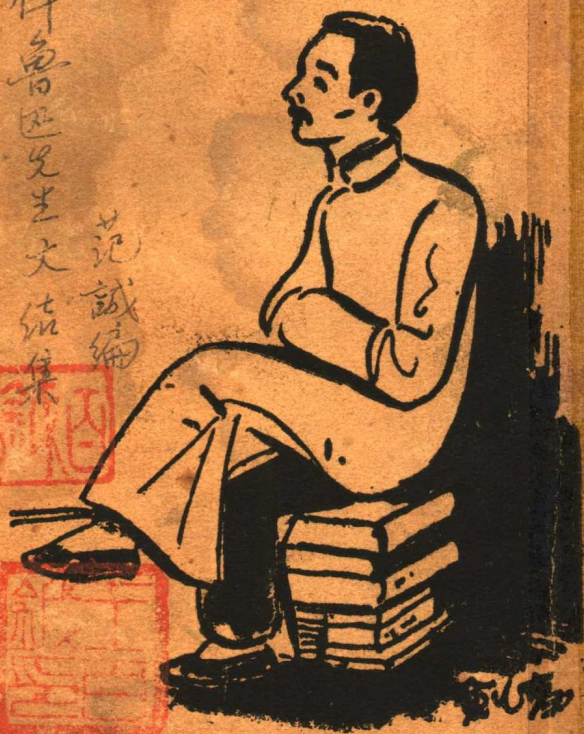


魯迅的蓋棺論定

追悼魯迅先生文結集

范誠編



魯迅的蓋棺論定

范誠編選

上海全書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再版

魯迅的蓋棺論定

\$ 3.00

實售三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者 范 誠

出版者 全球書店

代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山東
路一四三號

全球書店

魯迅的蓋棺論定目錄

魯迅先生傳略·····	俞秋帆·····	一
我們的鬥士去了·····	何德明·····	七
悼魯迅先生·····	鄭振鐸·····	一〇
魯迅先生的精神·····	葉聖陶·····	一〇
學習魯迅先生·····	茅盾·····	一一
關於魯迅先生·····	胡行之·····	一三
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魯迅先生·····	章乃器·····	一六
魯迅先生死得太早了·····	徐調孚·····	一九
魯迅先生·····	曹聚仁·····	二〇
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	董秋芳·····	二六
悼魯迅先生·····	鄭韜奮·····	三五

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徐懋庸·····	三六
不肯說假話的魯迅先生·····	趙家璧·····	三七
魯迅——民族革命的偉大門士·····	胡愈之·····	四一
記魯迅·····	白危·····	四六
懷魯迅·····	郁達夫·····	五三
在對魯迅先生的哀悼中·····	許欽文·····	五五
悼魯迅先生·····	傅東華·····	五八
寫於悲痛中·····	茅盾·····	六三
一點不能忘却的記憶·····	巴金·····	六五
魯迅先生·····	黃源·····	七一
關於魯迅的死·····	馮白魯·····	八八
魯迅先生死了·····	狄福·····	九一
魯迅的性格·····	曹聚仁·····	九九

我們所以哀悼魯迅先生·····	陳子展·····	一〇二
記魯迅先生軼事·····	蔡元培·····	一〇五
關於魯迅·····	周作人·····	一〇七
民族的傑作·····	郭沫若·····	一一九
永在的溫情·····	鄭振鐸·····	一二二
最後的會面·····	鄭伯奇·····	一二二
從魯迅先生的死想起·····	孟起·····	一三七
後死者的責任·····	洪深·····	一四〇
訣別之辭·····	梅雨·····	一四一
難言的隱痛·····	林淡秋·····	一四三
哀悼魯迅先生·····	張天翼·····	一四四
活在人類的心裏·····	魯彥·····	一四九
魯迅先生的演說·····	鄭伯奇·····	一五二

魯迅先生沒有死·····	左立·····	一五七
悼魯迅先生·····	羅誦·····	一五九
噩耗·····	王統照·····	一六一
魯迅先生並不偏狹·····	鄭振鐸·····	一六四
向魯迅先生學習·····	克孚·····	一六七
紀念青年的導師魯迅·····	劉羣·····	一七〇
魯迅先生又有一比·····	徐懋庸·····	一七八
觀感所及·····	金秋·····	一八三
魯迅先生在中國現代史的地位·····	天行·····	一八九
片段的記述·····	景宋·····	一九二
魯迅先生與新書業·····	許欽文·····	一九八
一個不倦的工作者·····	黎烈文·····	二〇一
悼魯迅先生·····	桐華·····	二〇四

魯迅先生·····	楊晉豪·····	二一〇
巴比塞·高爾基·魯迅·····	林煥平·····	二一四
魯迅先生之死·····	典則·····	二一九
我們失掉了偉大的導師·····	生活知識社·····	二二四
悼魯迅先生·····	文季月刊社·····	二二七
我們要紀念魯迅先生·····	文學大眾社·····	二三〇
悼一個偉大的死者·····	煥明·····	二三一
僅僅把他當作一個文學家是不夠的·····	子澤·····	二三三
瞻仰遺容·····	自燕·····	二三四
墜落了一個巨星·····	郭沫若·····	二三六
紀念魯迅先生·····	征農·····	二四〇
偉大的民衆祭·····	雁月·····	二四五

魯迅先生的蓋棺論定

魯迅先生傳略（二）

俞秋帆

魯迅先生死了！

「中國的高爾基」，「現代中國文壇之權威作家」這一類的雅號也同時的駕鶴仙遊了！

凡是對於文學界稍微有些關係的人，以及對於文學稍微有些興趣的人，一聽到這個消息，我想：誰也會感覺到一種悼惜與悲哀的。

「魯迅」，是他的筆名。他的真姓名是周樹人。他在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紹興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他的父親是讀書的；他的母親姓魯，是鄉下人，以刻苦的自修而得到能看書的學力。這時他的家境很不錯：一共有四五十畝水田，所以對於生計是用不到愁的。在他十三歲的那年，家裏忽然遭了一場很大的變化，幾乎是什麼都沒有了。從

此他就同父母寄住在一個親戚家裏，可是爲了被親戚的嫌憎的緣故，落得了一個乞食的名稱，於是他很毅然的又重回到家裏，過不了多少時候，他的父親就得了很纏綿的病，約三年多，死去了。這時，他甚至連極少數的學費也無法可想；他的母親只給他籌辦了一點旅費，教他去尋找不用學費的學校，因爲她知道他是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的。——在那時候，如果讀書人家的子弟因爲家道不興而不能繼續求學，做幕友或商人實在是最普通的二條路了。

他在十八歲的那年，便旅行到南京，考入了水師學堂的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他又走出了，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了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預備學校畢業，他就決定要學醫去，原由是爲了知道新的醫藥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結果他便進了仙台醫藥專門學校。學了二年，這時正值日俄戰爭，他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的文藝。因此他便拋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絡繹失敗了。於是他又想往德國去，結果也失敗了。後來因爲他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他有經濟上的幫

助，所以他便回到中國來；這時，他正是二十九歲。

他回國以後，就到杭州的兩級師範學校當化學和生理學的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去當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走，頗想在一個書店裏當編譯員，結果也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等到紹興光復後，他就任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那時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便招他去當部員；後遷北平，住了幾年，又兼任過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他在留學的時候，祇不過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他最早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當時是因為受了他的友人錢玄同的勸告，才做了一篇文章刊在『新青年』上，開始用『魯迅』為筆名，那時候，他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

一九二五年，因為女子師範大學發生了風潮，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職，一九二六年春，張作霖快要到北平的時候，北洋軍閥所把握的執政府曾列出五十位過激教授的名單，準備通緝，魯迅先生當然是其中之一。他於是不得不整裝南下，後來便擔任福建廈門大學的中國文學講座。不久謠言紛起，和學校當局的意見不合，他就離開了廈門，應

廣州中山大學之聘，担任文學科長。又因環境不適，終于離校。一九二七年來到上海。一九二八年編『奔流』月刊，辦了一年，停刊。這時文藝界發生革命文學論戰，語絲派就以魯迅先生爲中心，和創造社對壘。一九三〇年，辦『萌芽』雜誌。但不久又被壓迫停刊。同年簽名於自由運動大同盟。三月二日，正式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從事普羅文學的運動。一九三一年，因國難的嚴重，寫許多關於時事的雜感。最近，文藝界有『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兩個口號的論戰，後一個的口號，就是魯迅先生提出並加以有力的支持的。

從去年六月起，他就病倒在牀上了。他所患的是氣管支性喘息，據醫生診察的結果是由於營養不良所致。後來又犯了胃擴張，腸弛緩，肺結核，右腦濕性，肋膜炎，心臟衰弱等症；一直到今年六月，病勢似乎更重了，於是就請了日本醫生須藤，石井，松井給他診治，後經松井醫生用X光替他檢驗，才知道他的肺葉已所剩無幾了。那是，醫生是很驚奇魯迅先生的還能活着，所以曾經說：『這是中國最能抵抗疾病的人了。』他的肺病雖然已經患得那樣重，但經了日醫施了兩次抽水手術，同時打針服藥，今年秋初便

漸漸的好起來了。那時有人勸他去長崎去療養，又因怕舟車勞頓，結果並沒有去成。

在十月十七日的下午，因着天氣怪涼爽的緣故，他就從家裏（上海施高塔路大陸新郵）跑到虹口公園去呼吸新鮮空氣，後來忽起大風，就回來，等到內山書店坐了片刻之後，他覺得有些不舒適了，便趕緊告辭回到家裏，可是到十八日早晨三時，病又發了，這個時候他還用日文寫信給內山書店的老板，叫他去請須藤醫生。這封信是很簡單的，成了他的絕筆：

老板几下：

真出於意外，從夜半又喘息起來，所以不克踐十時之約，甚覺對不起。

此刻，我覺得怪難過的，拜託你用電話去通知須藤先生，請他快快地來。

草草頓首 十月十八日

等須藤醫生去診察的時候，認為他的肺病已起突變，轉為心臟衰弱了。須藤雖極力為他設法診治，但已病入膏肓，竟無法挽救。一代的偉人終於十九日的午前五時二十五分仙逝了。

他在死之前，並沒有說什麼。不久以前，他發表了一篇題名為『死』的雜文，自己立了七條遺囑，原來本是因病好爽快偶然寫的遊戲之作，想不到現在竟成為正式的『遺囑』了。他的遺囑是：

一、不得因喪事收受何人的一文錢——但是老朋友，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做過活。但不可去做空頭的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不要當真。

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不可和他接近。

他今年是五十六歲。他現在的妻子許廣平女士，廣東人，原來是他的學生。還有一子，名海嬰，剛剛八歲。他有兩個兄弟！一個是周作人，現任北大教授，一個是周建人，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職。他的母親現尚健在，住在北平，已八十歲了。

選自多藝文藝一卷六期

我們的鬪士去了

何德明

魯迅作品的估價，在中國文壇上，當然是至高無上的。可是魯迅的精神，較之於他的作品，還要重要，還要偉大。

魯迅始終是一個勇敢的鬥士，不單是在他的所有的小說，小品，及論文中可以看出來；從他的平時的談吐的舉動上；也充分的表現出那他一種不折不扣的精神。他總以冷靜幽默的態度，熱烈深刻的情感，對於舊理教封建勢力加以猛力的攻擊。從一九一八年起，直到臨終，他這種鬥士的精神都不曾動搖過。

要不是殘酷的強暴的壓力，不容許作家的言論表現自由，我們相信魯迅的戰鬥精神，當較現在發展得格外淋漓盡致。可是實在因為那些急遽的猛烈的社會鬥爭，也已無法使魯迅從容的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鉅鑄到創作中去。所以他見得採取較短小的形式——雜感文體，用這種形式來宣佈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以及用他的熱誠，對鬥爭的民衆表示同情了。所以從一九一八年來。除掉僅有的吶喊，彷徨兩個

小說集外，他一直就專注於雜感文的寫作。

作家如魯迅這種的痛苦，當然是很深厚的。可是在暴力壓迫和表現便利之下，不久也習慣了這種表現的形式，而到後來，這種形式竟成爲更方便，更直接的，可以反映出社會上的日常現象和事變了。

魯迅對於舊禮教封建勢力的攻擊，是澈底的，毫不退縮的。他總是拚命的辛苦的幹去，他決不猶疑，在他心裏永遠無所謂『絕望』『悲傷』等等的字眼，他只知道望着他自己的目標前進，二十年來如一日，在中國文壇上是還找不到第二個人，所以在墳中的一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他是主張打落水狗，他主張反自由主義。這主張他就始終主張着，從來未有過改變。他又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虛偽社會，反對帝國主義的虛偽的世界，他就始終反對着，也絲毫不有改變的。所以從魯迅的文章中，也就清晰地可以看出這將近二十年的中國社會的演變的。

有着這樣一貫的精神的鬥士，當然是值得注意，而又偉大的了。所以，在他這種戰鬥精神的發展下，他所有的文章，幾乎都充溢着這種鬥士的氣息，所以他除掉在『現

代」上發表的那篇小品文的危機中反對小擺設的小品文外，自己就一面抱着這樣的態度；「……說到「爲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閒書」，而且將「爲藝術的藝術」，看作品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甯可什麼陪襯拖帶的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見魯迅的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他的作品不是幫閑的東西。人家儘管在談天說地，以至於談茶談貓，閑得只在身邊瑣事上亂鑽；而魯迅則始終蔑視這種閑暇的身邊文學的，他要把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羣做爲描寫對象，他揭出他們的痛苦，引進療救的注意，所以魯迅是積極的，進取的，永遠不是消極和退縮的。

這樣一個勇敢的而又艱苦的鬥士，這樣一個對黑暗毫不退却，只是迎頭痛擊，在